



【新闻传播学研究】

分岔性与层控性:新闻文本中的符号衍义

李 玮

(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新闻文本包含事实和价值二维,从其价值之维出发,新闻文本可被视为一种“符号表意系统”,因之,新闻文本的生产和收受也遵从符号表意的基本规律。以“福建南平砍杀案”系列报道为例,探析了新闻文本中的符号衍义问题,并认为:首先,新闻文本的符号衍义可向多个方向上开展符号表意,具有分岔性;其次,新闻文本的符号衍义主要可在三个层级上进行:报道新闻事实要素的对象指称层、解释、预测和评价新闻事实的元语言层,以及解释、评价新闻文本话语的元元语言层,具有层控性。

关键词:新闻文本;符号衍义;分岔性;层控性

中图分类号:G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4)06-0178-07

新闻的本质,如媒介学者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在其《流行的现实:新闻业、现代性与流行文化》中所表述的那样,是一种“现代性的意义生产实践”,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本系统”^{[1] [P32]}。传媒社会学也强调,新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化生产过程^{[2] [P64]},是一种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个体心理认知等诸多因素共同角力、协商和作用下的社会意义生产实践。在这个意义生产实践过程中,新闻记者采用什么样的“版本”,就会相应地有什么样的主题或论题,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某些信息得到强调^{[3] [P150]}。从此意义上说,新闻文本是“媒体将客观事实信息编织而成的一套有机符码以及这套符码的社会化过程。所谓‘有机’,即是这套符码不是随意无序的排列,而是有规则、有主旨的有序安排;所谓社会化过程,就是文本在被解读被消费当中释发出来的个性化意义”^{[4] [P18]};新闻文本是“信息传播力的符号集”^{[5] [P89-90]},是“新闻传播意义的载体”^{[6] [P4]}。因此,作为人符号化的产物,新闻文本是人通过多重价值标准筛选过滤之后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它不仅包括表层的事实之维、信息之维,还有隐藏于表层事实信息之下的深层价值之维、意义之维。从价值和意义维度出发,新闻文本可被视为一种“符号表意系统”,因之,有关符号表意的理论和方法,也适用于新闻文本的生产与收受。

一、“符号衍义”要旨

欧洲符号学始祖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提出,符号(sign)是由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组成。其中,“能指”,也被称为符号的能喻(vehicle),是指符号的可感知部分,是符号的形式面,如一个单词的声音模式,或书写记号,或在照片中被用来表示一个人或一个物的形状、颜色或图案等。“所指”是指我们在感知“能指”时所唤起的心理概念,是符号的内容面。索绪尔的“能指/所指”符号

收稿日期:2014-03-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CXW027);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4K10);西北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人文社科类)(13NW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玮,女,贵州瓮安人,博士,从事新闻符号学研究。

观,在带来共时性符号学繁荣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符号学引入了相对静态、封闭的结构中。

相形之下,美国符号学创始人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对符号进行了三分:“再现体(representatum)——对象(object)——解释项(interpretant)”。其中,“再现体”相当于索绪尔之“能指”,“对象”与“解释项”分别相当于索绪尔“所指”中的“符号所代替的对象”与“符号所引发的思想与意义”。皮尔斯的符号观,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结构主义的封闭性、共时性格局,开启了符号学的动态、开放研究旅程,引用赵毅衡教授的话来评价,就是“皮尔斯的符号发展观,不仅在于符号意义三元,不仅在于用‘理据性’代替任意性,更在于皮尔斯自觉强调无限衍义原则”;“正是由于从解释项推出的这个‘无限衍义’(infinite semiosis,艾柯称为unlimited semiosis)概念,令人惊奇地预示了后结构主义的开放姿态:符号表意,必然是无限衍义。”^{[7] [P104-105]}。

基于皮尔斯的符号观,赵毅衡教授将符号表意无限衍义的要旨归纳总结为:(1)符号指向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对象,另一个是解释项;(2)解释项是“指涉同一对象的另一个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解释项需要用另一个符号才能表达。(3)而这个新的符号表意又会产生另一个解释项,如此绵延以至无穷,因此我们永远无法穷尽一个符号的意义^{[7] [P104]}。换言之,符号表意无限衍义的核心含义,是指“符号表意过程在理论上是无结束的,在实践中,符号表意能被打断,却不可能被终结”^{[7] [P104-105]}。

当然,无限衍义所表达的符号衍义“不可能被终结”终究只是符号表意在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具体到每一现实表意实践中,符号表意总会因为外在条件的影响,或者主体能力的不足等原因而被迫终止。不仅如此,现实符号表意实践中的符号衍义,往往还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分岔性特征。

符号表意的分岔性衍义,也即符号解释意义具有多方向上的衍生性。我们常听到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者见淫……”“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即是典型的分岔衍义情形。从表面上来看,分岔衍义主要产生于符号感知的片面化——所谓感知的片面化,是指为了表意的快捷和高效,感知不需要集中于被感知对象的所有品质,而只需要注意与接收相关的某一部分品质即可——特征,亦即:同一个符号,根据片面化的方向不同,可以产生许多不同的解释项。而从深层结构中去追因,分岔衍义则主要源于不同的解释者,或同一个解释者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境和不同心态下所使用的元语言不同,因而会在面对同一符号时从中读出不同的意义,给出不同的解释。

总归,在现实的符号表意实践中,无限衍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分岔衍义却是不可避免的。于是,考察符号表意可能/需要在何时何处终结,或者可能/需要向何处分岔,就成为既有现实意义又不失理论价值的课题。

二、新闻文本中符号衍义的分岔性与层控性

具体到新闻文本的表意过程,其符号衍义不仅呈现出横向分岔性特征,且在其分岔衍义的过程中,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纵向层控性特征。其中,层控性隶属于分岔性,是分岔性的特殊体现;而且仅当分岔衍义在跨越层次进行的时候,才能体现出层控性。也即是说,当分岔衍义跨层进行时,可以在三个层次上进行:集中于报道新闻基本事实的对象指称层,集中于解释、预测和评价新闻事实的元语言层,以及对元语言层中的解释性、预测性、评价性话语进行再解释、再评价的元元语言层;当分岔衍义不涉及跨层而在单一层次内进行时,如对象指称层内,可以分岔衍义到方向1、方向2……方向n;元语言层内可以分岔衍义到方向1'、2'、……n';元元语言层可以分岔衍义指1''、2''、……n'',如图1所示。正是在这不同层次与不同方向的纵横交错中,完成每一具体新闻文本的意义编织与意义解释。

(一) 报道新闻事实要素的对象指称层衍义

与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跳过“对象”直趋“解释项”的文学符号文本、艺术符号文本不同,新闻符号文本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植根于外在客观世界,是以外在自然世界的变动为底本而进行的叙写。因而,从

理论上说,所有的新闻文本都有着其明确的指称对象,新闻文本中所叙述的人物、事件都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对应,其中的“when”“where”“who”“what”“what effect”等要素,都能在现实世界中得到核实和验证,且人们对这些基本的事实要素的认识不会存在太大的个体差异。于是,这些新闻事实要素就构成了新闻符号文本的对象层、外延层、指称层。这一层的存在,构成了新闻人对新闻事实进行符号化的基础、前提和起点,它是新闻符号文本形成的开端,是新闻文本表意实践中进行符号衍义的第一个层次。

在对象指称层进行的符号衍义,是一种始终紧贴新闻事实、侧重于延展新闻事实外延、对象和指称等内容的衍义方式。它主要体现为在什么时间(时间1、时间2、……时间n)、什么地点(地点1、地点2、……地点n)、什么人物(人物1、人物2、……人物n),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事件1、事件2、……事件n),产生了什么样的看得见听得着的直接结果(结果1、结果2、……结果n)……等要素的衍义。

在这一层次进行的符号衍义,常常需要新闻从业者通过自己对新闻事实的采访、观察等途径来完成,即是对自己所见、所闻的传达。换言之,在这一层次的符号衍义中,新闻记者相对更多以一个中立的“旁观者”角色在报道事实,而非以“介入者”的身份在解释事实。不仅如此,在对象层内所进行的符号衍义,常常也与事态的变化发展相联系在一起,因此,究其本质来说,它是一种事实衍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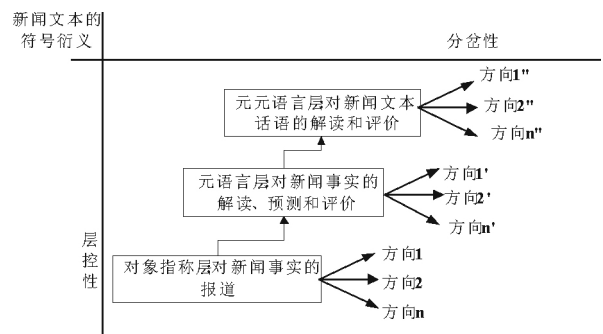


图1

以2010年系列幼儿园砍杀案件中的最早一起——福建南平砍杀案(发生于2010年3月23日早上7点20分左右)的系列报道为例^[8]。关于此案件的第一则报道内容如下:

中国广播网3月23日报道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8时58分报道,今天(23日)上午7时20分许,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学校门口发生一起恶性案件,一位40多岁的盲人持刀沿学校周边路上一路砍杀。截至目前,已造成6名儿童死亡,6名儿童重伤。凶手已被警方控制,据称曾有精神病史。事发学校已经停课。目前,受伤儿童正在紧急抢救当中,儿童和家长的心理疏导工作也迅速展开^[9]。

不难看出,这篇报道是记者在试图客观地陈述一个新闻事件,其中包含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事件所导致的直接结果、事件的系列进展等事实要素。

而随着事情的进展,系列相关报道在对象指称层进行着相关事实的不同方向的衍义。第一,在对事件所涉及的人物方面,就包含几个主要方向:对行凶者及家属的衍义,内容包含行凶者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身份以及社会地位等;对伤亡者及家属的衍义,内容包含对学生姓名、性别、伤亡情况,以及家属态度和行为等;对相关人员和机构反应的衍义,内容包含“相关领导的表态和行为”“相关机构的反应和行动”等;对其他同类型主体的衍义,内容如西安、重庆、南京等教育机构对此事件的反应等。第二,对事件现场还原方面的衍义,这主要依据不同的消息来源,不同的目击者、当事者来实现,以期从多角度还原一个较为立体和完整的新闻事件。第三,对事态结果及进展的衍义,这主要通过事件不同相关主体的聚焦来实现,内容包含“事发学校之后的情况”“学生的伤亡救治情况”“案情的审定情况”“社会各界的哀悼追思情况”“抚恤金赔偿情况”以及“其他连锁事件”等。第四,对其他同类型事件的衍义,内容包含对其他相同性质的事件的报道。第五,对事件直接原因的衍义,即对一些事实性的因素的归因,如“犯罪嫌疑人自身的作案动机”“校园安保系统的不健全”等。

由此观之,在对象指称层内所进行的符号衍义,主要包含着对核心事件与卫星事件的衍义;在核心事件上,又包含对不同要素的衍义;在不同要素之间,又包含着不同方向的衍义。但是,不管如何衍义,

这一层次内的符号衍义都应该是新闻真实性的第一落脚点,即事实真实。换言之,正是对象指称层的符号衍义,构成了新闻文本的“事实之维”,因此,其中衍义出来的新闻事实,应力求经得起验证和核实。

(二) 解释、预测和评价新闻事实的元语言层衍义

在符号表意过程中,元语言是文本完成意义表达的关键,是理解任何符号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正因为元语言的存在,整个文本和文本系列才具有“可翻译性”和“可解释性”,也正因为元语言的存在,前述的分岔衍义才得以可能,也不可避免。所谓元语言,是一堆影响解释的符码的集合;而符码,则是指“在符号表意中,控制文本形成时意义植入的规则,控制解释时意义重建的规则”^{[7] (P224)}。符码是个别的,元语言是集合的,符号只有通过组成具有覆盖全域的元语言,才能通过元语言体系发挥作用。元语言主要由文本自身携带的元语言——文本自身标明的东西,如文本体裁(虚构小说、电影、电视纪录片、新闻文本等)能激发解释者的不同解释期待,指导解释者以不同的解释方式去接收;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在符号使用过程中,由于文本与社会的种种关系而引出的社会文化语境对信息解释者的信息处理方式的挤压,即作为外部条件的语境产生意义;以及解释者自身的能力元语言——指来自于解释者个体的社会成长经历和人生阅历,包括他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实践、他记忆积累成的文化修养、他过去的所有解释活动经验积累以及他的感情和信仰三大部分构成^{[7] (P233-234)}。换言之,即便是面对同一符号文本,表意和解释语境的改变,以及符号解释者的不同,都会造成文本解释结果的不同,使同一文本产生出无穷的歧出意义。

同样,由于表意和解释语境元语言不同、解释者能力元语言不同,对一则新闻事件/事实来说,即便是其中的事实性要素毫无异议,不同人对其事件/事实所持的态度、看法、观点,对其深层原因的解释,以及对其未来前景的预测判断,仍然是见仁见智、各不相同的。本文把这种不涉及事实表层因素,而涉及其深层结构的衍义,称为元语言层符号衍义。

总的来说,元语言层衍义一般可能涉及的方向有:第一,对事实表面现象之核心本质的认识和理解;第二,对表象之后的深层原因的剖析和挖掘;第三,对解决方案的思考和谏言;第四,对社会事件中的相关人士的行为和态度的判断和评价;第五,面向全社会的引导和呼吁。继续以福建南平幼儿园砍杀案系列报道来说明。在事实本质的认识和理解上,系列报道呈现出试图从“南平砍杀案”这一“点”,来折射和凸显“‘学生安全’与‘校园安全’”“‘社会保障不健全’”“‘社会心理问题’”等社会多个“面”的情况。在深层原因的剖析和挖掘上,相关报道又大致将这一案件归因为“安全意识的淡薄”“防范不力”“制度性原因”等。在解决方案的思考与谏言方面,则有“实施‘校园安全计划’”“建立社会心理问题发现渠道”“加强自我保护能力”“不要做沉默的大多数”等。在判断和评价相关人物和部门的态度与行为方面,则出现了“对公安部门的质疑”。在引导和呼吁全社会方面,则有如广州日报提出“反思……莫让弱者为暴力宣泄埋单”等。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从对象指称层向元语言层的符号衍义,不局限于新闻记者一人,而是可以推及任何一个对新闻事实有解释能力和评价能力的主体。因此,从对象指称层到元语言层的符号衍义,常出现的情形有:通过新闻记者本人在报道中发表带有解释性、预测性或评价性的字词、言辞进行元语言层符号衍义;通过采访相关人群的看法和态度,或邀请权威专家进行分析和解读等方式,来实现元语言层的符号衍义;通过专门性的新闻评论体裁来进行元语言符号衍义;新闻受众在解读过程中的自行衍义。第二,从对象指称层向元语言层的符号衍义,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前提,即:默认新闻报道的事实等同于真实世界中已经发生的事实。换言之,只有对新闻事实的真实性毫不怀疑,对新闻事实报道的信息筛选、过滤、加工等行为的主观性与意图性也不考虑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向元语言层的符号衍义。

新闻文本元语言层符号衍义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元语言层符号衍义能相对有效地引导受众看待、理解新闻文本事实的方式和态度。在其中,选择何种解释方式,也就意味着秉持何种评判立场;选择

何种归因方式,也就暗含着何种解决方案。鉴于元语言层符号衍义是新闻文本生产者塑造和影响新闻受众文本接受方向的重要手段,在具体的新闻文本符号衍义过程中,新闻文本生产者需要有意识地掌控符号衍义的进度和方向:什么时候该只停留于对象指称层?什么时候该进行适当的元语言衍义?元语言衍义该选择哪一种方向,才是适合的?等等。

(三) 解释、评价新闻文本话语的元元语言层衍义

在元语言层的解释体系之外,还存在元元语言层。所谓元元语言,就是所有元语言的集合,换言之,元元语言,是以元语言为对象语的语言。向元元语言层的符号衍义,是指以元语言层衍义为对象所进行的解释性或评价性衍义,它是一种“二次衍义”,或称“再衍义”。由于任何具有解释能力和判断能力的个体都有对新闻事实进行元语言层符号衍义的权力,且不同主体的成长阅历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其所调用的解释元语言就不同,对同一新闻事实所进行的符号衍义结果自然也呈现出差异,因此,元元语言层的符号衍义,通常探讨的问题是:第一,元语言层的符号衍义为何按此方式进行而非按彼方式进行?隐藏于它内在的深层动力是什么?具体的元语言衍义方式反映了什么样的利益诉求和可能有的发展方向?第二,元语言层符号衍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如何?如果不够,提升和改善的方向和策略是什么?

具体到新闻文本中,相比于元语言层的解释、预测和评价新闻事实,元元语言层的任务主要体现为对新闻文本中那些属于元语言层的解释性、预测性和评价性话语进行再解释和再评价。元元语言层符号衍义的典型,是传媒批评。传媒批评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元元语言,因为它直接涉及到对新闻文本话语生成过程与影响的判断和评价,是超越了新闻事实对象指称层、侧重于关心新闻文本话语的更高层次。从此意义上说,新闻学、舆论学、政治传播学、公共关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都不同程度地以新闻媒体机构的话语生产为内容,一定程度上也都属于新闻文本向元元语言层的符号衍义。

根据所涉及的元语言衍义主体的不同,新闻文本元元语言层符号衍义可在以下几个方向进行:

第一,对新闻文本中的元语言层符号衍义进行解释和评价,具体包含以其他话语主体对新闻事实的本质认识、深层归因、策略解读等为对象的解释性和评价性内容。如,剖析一个群体为何对一个新闻事实持这样的认识而非那样的认识、为何采取这样一种归因而非那样一种归因、为何提这样一种策略而非那样一种策略,并发掘这些差异背后所蕴藏的深层动力以及可能导致的不同的权力与利益格局。如南平案系列报道中,《新快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福建南平血案:意味深长的“精神病人”》,即是对以精神病鉴定机构为代表的社会公权力所给出的“凶手为精神病人”这一解释(属于元语言层的内容)给出再解释,并进一步剖析和揭示出,这一意味深长的“精神病人”惯性解释背后,所存在的深层原因是,企图通过生理缺陷归因而规避掉社会本应承担的责任^[10]。

第二,对新闻文本的生产、制作和传播环节进行考察和探析,试图解释新闻文本生产过程中的种种“为何”与“如何”,试图评价新闻文本生产过程中的好与坏、是与非,以及值得提倡或应该反思的东西。如《中国青年报》反思性文章《少报道或不报道校园血案如何》中,对媒体的报道数量进行了反思,认为是新闻传媒的过度报道产生了示范效应,致使那些潜在的犯罪分子有了可供参照的“蓝本”^[11];新浪网《为何幼儿园凶杀案频发:媒体也需冷静!》中,对新闻传媒的报道方式进行了质疑和反思,认为媒体不能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为借口,而过分详细地报道案件细节^[12];《山西晚报》评论《体制非屠刀挥向孩子理由 病态舆论应负责》中,则对整个新闻事实的病态归因进行了批评:“这种将问题指向体制的逻辑看似深刻,实则布满了仇恨、血腥和暴力,隐藏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逻辑:问题都在体制,弱者杀人是被逼无奈的反抗,反抗即正义……顺着这种逻辑推理下去,杀人者就会渐渐被描绘为一个反抗体制、反抗不公的英雄,那些潜在的犯罪群体会在这种舆论不辨是非的同情中获得一种非常恶劣的暗

示。”^[13]

不难看出,这种以元语言层衍义为对象和内容的元元语言层符号衍义,有助于所有参与新闻文本符号表意过程中的人们将看似单一、孤立的新闻事件和对这一事件的认知与理解,容纳进整个社会文化大语境中来,以实现尽可能全面、综合、立体和准确的新闻文本生产和收受。

三、符号衍义对新闻文本生产与收受的启示

可以说,在具体的新闻文本表意实践中,正是对象指称层、元语言层、元元语言层三个层次的符号衍义,共同构筑了新闻文本的“事实维度”和“价值维度”,共同实现了新闻文本传播事实、引导价值的功能。当然,必须注意的是,如同无限衍义的现实不可能性,并非每一新闻文本都必须历经以上三个层次的符号衍义,更多的情况是,新闻文本的符号衍义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终止于某一层次上。

但我们无法否认,即便是在以真实、客观等为原则的新闻报道中,符号衍义也常常分布在多层次和多方向上的,而在不同层次不同方向的衍义过程中,存在着相对的主观性和特定的传播意图。就对象指称层来说,选择对哪一些要素进行衍义,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对哪一些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反之,对那些被过滤掉的要素,则是被漠视的或者被忽略的。就元语言层来说,对新闻事实的本质如何理解,对其原因如何归结,对其性质作何研判等,都体现着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如上述案例中对郑民生砍杀行为的归因,是归因为“精神病”,还是归因为“社会报复”,就存在着问责方面的差别。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邓玉娇事件、富士康员工系列自杀案件中:邓玉娇案中,最后对邓玉娇实行有罪不罚,即是通过从程序上将其认定为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来实现;至于富士康员工自杀的原因,则经历了从最初的“工作环境恶劣、人文关怀不够、未来前景渺茫”到后来的“‘代工模式’在中国的衰退和没落”这一归因变迁过程。就元元语言层的符号衍义来说,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能揭示出不同话语主体的不同元语言符号衍义背后的动因和诉求,能有助于我们明白元语言层不同符号衍义所蕴含的深层涵义,因此可以说,元元语言层的符号衍义与元语言层之间形成了一种话语层面上的对话或对抗。

基于此,考察新闻文本中符号衍义的层级性与分岔性问题,对新闻文本的生产与收受过程中的表意主体,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启示。

在新闻文本的生产环节,符号衍义的分岔性与层控性,可以有助于文本生产者实施必要的话语引导和话语转换。也即是说,在某一特定的传播语境中,面对某一具体的新闻事件,立足于特定的报道意图,新闻文本生产者可以对以下几点有一个基本的把握:第一,对新闻文本的符号衍义应该置于何种层次上进行——什么时候该就事论事地停留于对象指称层,什么时候该作相应解释和引申地进入元语言层,什么时候该进入与解释性、评价性话语进行对话或对抗的元元语言层?第二,在每一层次内部,该如何顾全大局地进行要素衍义——该着力于凸显哪些要素,而暂时不聚焦于哪些要素?第三,在不同的要素上,该有针对性地衍义其中的哪些方向,而暂时不考虑其他方向?等等。如此一来,在面对特定的新闻源文本时,新闻文本生产者可以按照符合他/她的社会身份、解释意愿以及外在要求的方式进行衍义,进而编织出有特定意义偏向的新闻文本。

就新闻文本的收受环节来说,符号衍义带来的启示则在于:一方面,能帮助新闻文本收受者结合当下社会语境,更好地领会新闻事件中的特定话语解释者的思想、立场、观点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新闻文本收受者更好地理解文本生产者的生产方式、解释方式等。总言之,理解了新闻文本中符号衍义的分岔性与层控性,新闻文本收受者一定程度上就提高了其媒介素养,使其能根据自身需要,更有效地理解新闻文本中潜藏的隐含价值取向,或者更犀利地开展话语对抗与话语抵制。

参考文献:

[1] John Hartley. "Popular Reality: Journalism, Modernity, Popular Culture" [M]. London: Edward Arnold press, 1996.

- [2] 黄成炬, 鲁曙明, 洪浚浩. 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传播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3] 黎明洁. 新闻写作与新闻叙述: 视角·主体·结构[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 [4] 孙发友. 新闻文本显性状态及其潜在张力[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 2007.
- [5] 范敬英. 新闻文本符号与传播力[J]. 新闻窗, 2008, (3).
- [6] 谢晖. 新闻文本学[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
- [7]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江苏: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8] 网易新闻的新闻专题. 生活失意 情感遇挫 福建男子持刀杀害8名小学生[EB/OL]. <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492R/fjxyca.html>.
- [9] 中国广播网. 福建南平一盲人在小学门口砍死6名儿童[EB/OL]. 2010-03-23. <http://news.163.com/10/0323/09/62EUOKUJ0001124J.html>.
- [10] 金羊网-新快报. 福建南平血案: 意味深长的“精神病人”[EB/OL]. 2010-03-25. <http://www.xkb.com.cn/html/xinwen/pinglun/2010/0325/51503.html>.
- [11]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少报道或不报道校园血案如何[EB/OL]. 2010-05-14. <http://www.chinanews.com/edu/edu-jyxp/news/2010/05-14/2281795.shtml>.
- [12] 新浪网. 为何幼儿园凶杀案频发: 媒体也需冷静 [EB/OL]. 2010-05-12. <http://new.spn.com.cn/84/352084.shtml>.
- [13] 山西新闻网-山西晚报. 体制非屠刀挥向孩子理由 病态舆论应负责[EB/OL]. 2010-04-30. <http://news.sohu.com/20100430/n271858069.shtml>.

[责任编辑 赵 琴]

On Ramification and Hierarchy in Semiosis of News Text

LI Wei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News text includes two dimensions: fact and value. From the value dimension, news tex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signification system", and thus the p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news text obey the basic rules in semiosi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emiosis of news text by taking "Attack on Kindergartens in Nanping,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emiosis of news text spreads into various branches, and proceeds in a hierarchy of three levels: the first is object level in which the news fact is reported; the second is metalanguage level in which the news fact is interpreted, predicted and evaluated; and the third is meta-metalanguage level in which the metalanguage of news text is explained and evaluated.

Key words: news text; semiosis; ramification; hierarchy